

美麗、豐富、神奇

——雲南版畫之旅——



朱孟庠(自由作家)

大地與神話的子民

西南邊陲的土地向來被視為瘴癘地區，也許在都市人的眼中，它是個貧窮落後的世界，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裏可說擁有世界少見的神奇；高原上的崇山峻嶺、江河峽谷，把這片紅色大地切割成大大小小封閉的土壩子、山區、半山區、怒江、瀾滄江、滇池、洱海、石林這些少數民族的搖籃，百萬年以來，沈澱出各個民族無比豐厚的文化。在自然生態上，雲南有着古老稀奇的地質景觀，在人文風土上，更因為地理上的隔離，在封閉的土壩子間，形成了各個民族歷史演進的參差，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發展的活化石：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在這裏交織並呈，到處充滿著神話、傳說、生活歌、生活舞、民間戲曲、說唱、音樂和編織等多樣的文化藝術。各個民族間又因為本身的歷史和所處的自然環境、生產方式和人文性格的差異，形成了鮮明的民族個性，這個特色反映在文化現象的精神產物上（如舞蹈、文學、民藝等），便產生出獨特多樣，具有深度和活力的整體風格了。



圖1 李成忠〈穹廬·我們從遠古走來〉
。李成忠，1945生於雲南曲靖，現
為曲靖版畫院院長，油套木刻

南中國由於原始氏族社會結構保留
了許多絢爛鮮麗的遠古傳統，在意識型
態裡，仍迷漫在一片奇異想像和熾熱情
感的圖騰神話世界。畫中混沌初開的神
秘氣息裡，可以見到歷史上巨大原始蠻

荒的生命力。部落的祖先，以神力頂開
天地，推開黑暗之門，踏上了從蠻荒走
向光明的甬道。

作者成功的將西方繪畫的技巧，融
匯於民族傳統的內容中。

一群熱愛自己土地與人民的雲南中青代藝術家們，他們保留了感觀上返璞歸真的原始，又在美麗、神秘、豐富的文化背景下，呈現出南方民族富於幻想的種種情趣。在美學上，展現出火烈的原始狂野風格，以及自然純樸的天趣，他們學成於專業美術學院，卻能將學院美術的形式訓練，涵融於民間美術的本源裏——濃重的鄉土人物形象、豔麗鮮明的服飾、婀娜多姿的民間舞蹈，和熱鬧喧騰的慶典節目……，這些來自生活，且受到廣大群眾欣賞的作品，由於結合了西方的空間、構圖技巧，及民族的語言形式，在表現藝術家個人的獨特風格方面，又保留了共同的地方色彩，產生出具有神秘感的形式美和意境美，同時也為民族的傳統與現代之間尋得了一條平衡的道路。

穹廬·我們從遠古走來

原始的人類不能對天地萬物形成的原因作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因此透過天真的想像，並根據自己關洞穴居，捏土製陶的生活狀況，形成初步簡單的認識，以為天地、日月、山川都是某位具有超人神力的英雄、巨人、或創世神所開闢的，比如盤古開闢天闢地，或人面蛇身的女媧捏土塑人。我國西南少數民族的神話中，除了傳說人是用泥土

捏塑而成的之外，有的是說人是蛋中孵化的或從葫蘆中走出來的。至於人類再生的神話，往往又和洪水神話聯繫在一起；大意是說，最初人類因得罪天神而遭洪水懲罰，人類全被淹死了，只剩下兄妹兩人，後來兄妹成婚，才重新繁衍出人類。這類神話在漢族及苗、彝、壯、白、哈尼族中都有流傳，由此可以證實原始社會兄妹婚的現象。

孿屬的美與圖騰文化

圖騰的神話世界

屈原是南中國文化的代表，在他的作品《離騷》中有鮮豔又深沈的想像，和繽紛的情感世界。這樣一個充滿浪漫激情，保留遠古傳統的南方神話，也是巫術文化體系中的一部分，與北方理性精神的儒家世界完全不同。

圖騰符號可說是部落族群的代表，例如九黎三苗有鳥圖騰，炎帝氏有羊、魚、火圖騰，而伏羲氏是八芒太陽紋。即使今天，八卦以及太極圖騰在中國各地的少數民族間仍然非常盛行。圖騰也是部落的神祇，是部族祖先的象徵。原始部落間的征伐中，往往以殺俘虜來祭本氏族的圖騰和祖先；青銅器中饕餮紋凶殘爭奪的吃人模樣，就是巫術

文化的標準符號。其他如人面鼎、鴟鼻、夔龍夔鳳等這些不存在於現實世界的各種動物圖騰，則是由部落的宗教、情感和想像，逐漸凝聚而成的孿屬形象，雖然今天看來是如此的野蠻，但是在當時却有它的歷史合理性。正因為如此，古代氏族的神話故事、部落面具和圖騰樂舞、壁畫、青銅器紋等，儘管看來非常狂野，甚至孿屬恐怖，却仍然帶有強烈的美學威力。這一種超人的歷史力量與原始宗教神秘觀念結合所散發出的一種嚴肅氣氛，更加重了他神秘孿屬的風格。

圖騰文化與民間美術

今日在偏遠地區如雲貴、青藏地區，依舊保持了火辣狂野圖騰文化，其特徵最根本的集中在兩點：

一、對祖先的永久紀念：如圖騰徽誌、圖騰像、祖先像、英雄祖先史詩、靈魂返祖再生、祭祀禮儀等文化層面的表現。

二、圖騰氏族中子裔的觀念：例如透過文身、服飾、冠飾、器用兵刃紋飾、面具、圖騰化妝舞、成人禮、入社禮、桑社禮、婚禮、喪禮等文化層面來表現。

因此，那些圖騰文化和其流變，就成為民間美術的歷史背景了。

火烈的原始活力



圖2 王玉輝〈紅土〉。王玉輝，1959年生於雲南昆明，1982年畢業於雲南藝術學院油畫木刻

作者保留了純樸渾厚的美感，以鮮麗沈着的形色，描寫祖孫二人從絢爛的遠古大地中走出來，他們雙腳踏在紅色的高原上。

紅色的大地上，有族人們過去的歷史、現在的生活、與未來的希望。



圖3 陳琦〈歡樂的火把節〉。陳琦，
1932年生，雲南昭通人，現為雲南
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部主任

雲南版畫中的美學精神，包含了歷史中原始蠻荒的生命力，以及樸實天真的純淨，既有粗獷、渾厚的陽剛之美，又有裝飾古拙的童稚天趣。從青銅器中，公牛與猛獸的循環搏擊中展現的活力，在詭異、倏然消失的游蛇扣飾中散發秘境，

在昏暗廟堂色澤斑駁的壁畫裡，尋到神奇的符號，也從宗教活動、禮儀慶典中，尋得原始寧厲之美。民間「甲鳥紙」和剪紙的古樸稚拙，民俗圖案的強烈色彩與奇險，成為可資大量汲取的靈感。

這樣一個自然豐富的文化生活

，凝聚了強烈的形式美和意境美。一股如烈火般、懾人心魄的感召力，襲捲我們進入遠古寧厲、神秘與想像的活力中！

西南地區漢、白彝、傈僳等族，都有過火把節的傳統。關於火把節的起源，有不少動人的傳說；彝



圖4 張鳴〈紋身〉。張鳴，1958年生於雲南昭通，現任教於雲南藝術學院美術系。

族有「大力士」，白族有「火燒松明樓」。

火把節的是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過節前夕，以村為單位，立一個三、四丈高，兩、三人才能合抱的粗大火把，火把用彩

繩繫着，上面綴滿了各種水果，插上蓮花和各色小旗，五彩繽紛。到了黃昏，點燃火把，預祝豐收。各家還做了無數的小火把，點燃後奔走於村道田野，一面不時向火把上撒松香粉和火藥；這是古代「以火

占卜農事」風俗流傳下的形式。

畫面中央的族人正如醉如狂地歌舞，畫面的左邊，族人正進行鬪牛和摔跤等活動。這樣的原始熱情活力，在一片狂烈律動的火光線條之中燃燒，比起巴西的嘉年華會，



圖5 萬強麟〈木鼓聲〉油套木刻。萬強麟，1932年生於昆明，雲南畫院美術教師。

雲南的火把節顯得更虔誠、原始，熱烈而莊嚴！

圖騰的用途是徽識，相當於今日的國徽，凡部落足跡所到之處，圖騰便至何處。兩族聯姻，其子裔就會視兩裔的族徽與祖先為一體，例如：龍馬變化。

文身就是將圖騰徽銘刺在身上，它象徵着祖先，也表示自己是該部落的子裔。

此處畫面中央渾厚誇張的造形是部落祖先像，也像重疊了不同形象的動物圖騰；似是原始文化中的

象徵符號。

西南地區以牛頭作為宗教儀典的主要標識，各部落往往將牛頭高高掛在樹梢上，作為圖騰符號，幻想其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能威嚇異族，也能保護本氏族。

牛頭是象徵祖先的圖騰像，也是部落的保護神，正睜大永恆的眼，注視着一代代的族人，同時也保護了千千萬萬的子民。此畫中景部分的族人正狂烈的跳着圖騰祭舞，樹幹和器物上分別雕刻了部落氏族的吉祥圖案和祖先形象。整個畫面

瀰漫着一片原始、神秘的氣氛。

雲南版畫確實豐富多采，散發出了高原泥土的芬芳，由於他們吸收了雲南眾多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並且加以發展，才能在審美意象上發揮它豐富的潛能，創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現代版畫藝術。

大陸目前十分重視少數民族的文化保存工作，並有系統的展開了民間藝術的採集和研究工作，值得有心研究少數民族文化藝術的學者與機構效法。